春秋疑問

春秋疑問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行[illegible]禮之正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即[illegible]宋之盟也讀舊書不歃血者楚欲仍舊先晉故

春秋爲中國惜不使夷得以僭華是故長晉

華夷本有定　中國之道無可與夷狄並峙惟自

戌持弭兵之說去武不明內外之分而徇目前苟且之安故首參常經倒植冠屨俾中國諸侯咸北面一畏楚之庭一然始曰弭兵以合晉楚之成既而兩盛兵以臨諸侯滅陳滅蔡滅賴其與小國爲陵中夏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皆自宋與號之會始故春秋所以深致其防而必不以楚先諸晉也

三月取鄆

季孫乘莒之亂奪取其邑叔孫幾爲楚人所執是不足爲魯榮而實足爲魯辱者春秋特書取鄆于冊蓋深罪季孫之非所取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仁人之於弟也必約之禮義之中使知所檢然後常守富貴而不致奔亡之禍此之謂善用愛若寵愛之太甚則反益其過矣益其過而致于出奔是誰之咎哉春秋書秦伯之弟鍼出奔晉所以教萬世之為人兄者如其弟不知自檢若鍼之至于奔亡則其罪又不必言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吴帥師敗狄于大鹵

夷狄交侵不可不一擯斥然何如絕之于未來豈

而師師以敗之蓋亦晚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按左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而弑之去疾奔齊展輿立則展輿雖立自國人然弑父與君之賊不可不討也不討賊而立謂非與聞乎故可乎而且其既立也奪羣公子秩又誰堪之乎羣公子之召去疾于齊而去疾之自齊入于莒宜也去疾入則展輿出固理勢之所必至者故春秋一書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蓋據其實以書入而非所謂簒辭也一書莒展

與出奔吳亦據其已立踰年不能君而出奔而非所以罪諸侯之與其立也蓋春秋之抑揚予奪雖具于書法之内然學者當先究其所由而後考求於字義以定其褒貶不是之究而徒泥執一字之間恐非所謂善讀春秋者敢問高明

照今日之莒之事統由犂比公不善爲君爲父以致其身之弑其子之出入又由展輿不能討弑父與君之賊也故雖已立君位而終不免于出奔是則春秋所書以爲萬世戒者

鄆本莒邑然莒魯爲爭久矣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之復爲莒所取今乘莒亂取之又帥師以疆其田蓋明挾勢以欺之也前書取鄆此書叔孫豹帥師疆莒田不待貶而罪自著

葬邾悼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小國也秦遠國也至昭公而書葬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本公子圍所弒春秋書卒不書弒者圍畏然爲

赴于列國而其國臣子聽焉相與設爲後之詞甚矣其無人紀矣從而書卒蓋深誅楚臣子聽賊之所爲而于圍則所謂不誅之誅也大全陳氏極看得好較勝大合于申之説敢問高明

楚公子比出奔晉

圍弑麇併殺其二子自立惡甚矣比爲右尹不能制故出奔晉然圍之惡豈自今日乎比何不早見幾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以上卿執政兹來聘魯可占晉霸之衰矣

夏叔弓如晉

報韓宣子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據傳三罪皆黑所有但乘疾而逼之死殊非國體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凡人君舉動必軌於禮晉少姜之喪昭公何事往弔至河乃復輕身辱國至此哉公既見卻宿不宜復往宿復往則必公之所使也是再辱國矣經文備書諸冊蓋志魯昭自輕以取晉之侮而猶不知

止也愚謂此條之義宜只如此看若謂季氏逐君之漸則宿之如晉是自往而不命于君者恐當日之事不如此敢問高明

再按左傳十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慭遂如晉則此年晉辭公季孫宿如晉亦猶公子慭之如晉耳未必宿專擅而自行者此可爲一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卿不宜共小國之葬叔弓之往蓋答滕子之親會葬耳然總之則皆非禮也

秋小邾子來朝

高氏曰公即位之初大國來聘小國來朝非不可爲之國也而終以流播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戒哉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雹戾氣也大雨雹戾甚矣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之君不足書乃其出奔故有足爲萬世戒者故特志之册胡傳發得極明可玩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去年冬大雨雹今年春又大雨雹天變昭于上將必有人事應于下人君可無深儆哉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稱楚子併爵諸侯非與諸侯也爵諸侯之同於楚子也並於淮夷也是爲至貶

家氏曰宋之盟號之會晉楚同之猶以紊夷夏內外之辨春秋譏焉今楚虔新立逞其狂悖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不知爲中夏惜輕以許之楚遂合

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爲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反常也是會也夷會也中夏諸侯而與于會者辱也

當時楚子求合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又曰諸侯其來乎則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而懼其未必從也使晉稍自强其誰敢與爭晉强而諸侯從之則楚亦不能肆其志也而晉方且溺於嬖寵故楚偃然得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亦不得已而從楚是夷楚之盛强中夏之自衰也中夏之自衰中夏之君之不自振也而乃自諉曰晉楚唯天

所授不可與爭又曰陳亡而楚克有之天道也又曰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降之罰也然乎哉然乎哉

是時猶幸魯與齊衛曹薛邾杞不與其會猶有中國哉然亦可悼矣

楚人執徐子

徐子既與會矣何以執蓋必加之罪執一人以威諸侯耳執非其罪故稱人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楚子以諸侯之師伐吳非伯討也而各稱爵者何也爵屬楚之諸侯相從不舍實與淮夷比肩一心以事楚也經文上書楚子下書淮夷中書諸侯有意哉

執齊慶封殺之

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者何慶封奔魯而又奔于吳吳處之朱方故執而殺之也春秋以慶封黨弑君之賊所當討故繫之齊而不純以討賊之法與楚虔故但書曰執而殺

遂滅賴

遂滅賴者以諸侯之師遂滅之也是爲極惡重看
一遂字
一會也而執徐子以示威一伐也而殺慶封以示
義而又滅賴以遂利楚子之不道如此
九月取鄫
莒滅鄫以爲附庸魯曷以取之蓋欺莒去疾之不
能撫耳
冬十有二月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誰作之也季孫宿也兹舍中軍

誰舍之也季孫宿也三軍國之司命何以作何以舍作之而三分其民巳取其一舍之而四分其民巳取其半且將豶叔仲二家而併取之此其究蓋未知所竟者使非家臣內叛掣其簒弑之肘豈止乾侯之出而巳哉春秋特謹書之見作舍皆出宿手而其惡之不容誅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仇吳而疑申貳于吳殺之非義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然楚虔何人也弑君之賊也目擊其弑不能討而反臣之以取其疑亦足以殺其身而巳

矣

公如晉

前年如晉見卻今復如晉何不自强自立如此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

牟夷以己邑及公邑來奔罪不容誅然魯何爲納之蓋季孫秉魯君之出納之以爲己利耳書之册所以罪季孫之專也

襄二十一年公如晉邾庶其以地來奔季氏納之今公如晉莒牟夷以地來奔季氏又納之視其君若弁髦焉者且今兹之納莒人訴諸晉晉侯將止

公不有范獻子之諫其不免矣是又置其君於〓

擭陷穽之中而不知恤者可乎哉魯君歸毫不敢

正其事是宜及於乾侯之禍者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至晉而見止者一及河而不至者

五唯此年得善往返然以莒人之訴幾不免于辱

蓋亦危矣書其至危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納莒叛人受其邑何怪莒師之至然且帥師以敗

之魯季孫蓋全以暴欺凌其務小矣

晉受莒訴幾止公魯大夫豈不聞之聞之而但帥師以敗莒師也而不思公視其師師以敗莒師也亦豈不知之知之而不敢鬩蓋是時之魯季氏之魯而非昭公之魯也其被逐而斃于乾侯也固宜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前年楚伐吳圍朱方執慶封殺之吳不顧義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至是楚又率諸國併於越伐之蓋楚虔狂悖無厭西既交主夏盟稍遂其欲唯日夜爲計思若何制吳以擴其東封耳

春秋自楚而下皆書爵徐越亦進書人以稱伐蓋

甚著楚虔之逞得中國諸侯及蠻夷之助蹂踐于

東南而莫之制也此是斥其人以致貶

識者謂通吳以制楚晉謀之失也通越以制吳楚

謀之失也甚有見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晉以魯納莒叛人叛邑欲止公季孫宿弗顧也但

帥師敗莒師身往聘晉而晉亦不討蓋季孫知有

晉不知有公晉亦知有季孫不知有魯昭公安得
不爲季孫所逐也

楚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坎用牲埋書而告寺人伊戾既以此殺世子痤矣
今寺人柳又以此奔華合比蓋刑人之險謀巧譖
其智不過如是而已獨恨宋平之不能察耳
伊戾之謀非向戌之對不售柳之謀非華亥之言
莫證自來閹宦禍人家國必與外廷臣相合而後
其譖乃行而外廷臣之謀爲利者寧證合于閹宦

而不恤國家之大利害是可悼也故經傳備錄之以爲世戒

秋九月大雩

楚薳罷帥師伐吳

伐吳者再而皆無功故薳罷伐徐因吳之救而復伐之然終不能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四年公不會申震楚兵威將爲朝事之舉故遣叔弓先往聘耳

齊侯伐北燕

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齊侯欲納之正也乃受賂而不果納故止書伐北燕若以強陵弱者云耳此是斥齊侯以著罪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此與及齊平及鄭平句法相似而下文又書叔孫涖盟正與叔還涖盟之事相對是爲魯事無疑者但考之經文魯與齊未嘗有隙耳劉氏謂齊以莒故與魯搆怨或其然歟再考襄二十七年齊景初立使慶封來聘魯未嘗報二十八年齊慶封來奔或者隙始于此歟而又以莒田故兩不相平今魯

結婚強吳外附荊楚無與齊平意而齊不得已自來求平故書曰暨齊平耳左傳齊求之也一句自分曉然魯以此而致平又不若自修自立使齊自心服而不必平之爲愈也

三月公如楚

昭公屢朝于晉而不納又迫于楚而往朝卑辱亦已甚矣以是知暨齊平之不足貴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我親往而結之曰涖始暨齊平故往以洽其盟好耳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一朝楚而逾三時故書其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已有世子矣又屬嬖子于其弟招招是時苟正言以止其事陳侯未必不悔偃師可以無死矣而奈之何其敢干行殺也則成君之亂命者非招

而何故斥書以正其罪然究其禍由陳哀一念之寵嬖耳首惡之誅又自有不容逭者繹經文陳侯之弟四字義自分曉

不獨曰殺世子曰殺陳世子者世子國之本指此所殺者非其家之子乃國之世子也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嬖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匹嫡之禍也然申生與痤之死權在晉宋之君故雖大亂而不至于亡唯陳哀基怨造禍憂隕其身而國隨以滅此其最下者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其心已死如何不亡然亦已爲後矣

叔弓如晉

非獨賀虒祈也公上年如楚叔弓以此賀併致不貳之意耳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陳有宜殺者在行人何罪哉稱人以執曰殺之蓋深罪楚之失刑也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爲招所立春秋但書公子不與其爲君也

秋蒐于紅

是時之魯三家之魯也其蒐三家之蒐也自根牟至商衛革車千乘以耀武置昭公何地哉乾侯之逐已兆于此矣故春秋特書之若秋非其時紅非其地是又不足譏者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按左傳招歸罪于過而殺之諸儒之斷有謂招過同殺世子然春秋不與招之殺過也故稱陳人有謂過實不與殺世子招今歸罪而殺之也故不去其官而稱大夫愚皆以為未然陳哀屬留於招與

過分明欲去之于矣過知其非義宜諫諫而不聽宜辟避之不辟而受其屬即不與殺猶與殺也其罪可宥哉唯是招歸罪於過而擅殺之似非司寇之刑耳故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曰陳人以著過得罪於陳宜其爲衆所殺曰大夫以著過罪實始于招非招所宜殺春秋罪過而又深罪招故書法若此耳敢正高明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楚既帥師奉孫吳圍陳宜先取罪人誅之立孫吳而返今乃先滅其國執首惡招放之于越縱殺其黨孔奐可謂義舉乎蓋楚虔之志原在得陳而不在討賊也其視楚莊先殺夏徵舒而後入陳者亦大相懸哉

書楚師滅陳以著其貪暴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以著其失刑而三舉陳書滅書執書放書殺皆繫之楚者責中國諸侯不能治陳之亂使楚得挾義行詐以墟人之國也

楚陳哀公

當時陳已滅矣誰爲之鞏會亦曷嘗會其鞏哉而必此書〈此左傳稱孽袁克殺馬毀玉以鞏是陳猶有人以爲鞏蓋不與楚之滅陳也即下文書陳災之意〉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楚旣滅陳威震諸夏是以諸國大夫不待號召旅見焉故春秋特書一會字且舉魯以見其餘也事勢至此亦可爲中國寒心哉

許遷于夷

諸儒皆謂許畏鄭欲遷請楚而遷于夷恐不然當

時許堅從楚楚之威方熾也鄭雖世仇許未必敢動許曷爲畏之邪請于楚楚曷爲聽其遷成畏鄭之名哉汪氏曰夷一名城父本陳地楚滅陳遂遷許于此耳此與左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大相合當從之爲是敢問高明

夏四月陳災

陳雖爲楚所滅而土地人民猶在焉聖人不與其滅也故因災特書之

秋仲孫貜如齊

七年曁平湁盟故今使聘修好然齊未有來聘也

冬築郎囿

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昭公安之而不悟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據左傳欒施與高彊以兵攻公宮欲得君以伐陳鮑遂與君戰不勝而來奔其惡大矣魯方通聘而可納其奔亡之臣乎故書以示譏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王氏曰三子伐莒皆書者惡其專國而公不得為

政也

按左傳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正是此役以公見討于平丘故諱不悉書意如可謂極惡矣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承悼公之後諸侯亦和然其所行事皆無足取以致共楚主盟以致楚專主盟七國之失霸乎爲之也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卿會葬而且速

十有一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卿共盟主之葬且共同列之葬幾無禮矣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蔡般弒父與君宜殺楚虔曷不明正其罪誘執而殺之也身亦負此惡不欲顯然正其罪于天下耳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同斥其名正以著其罪之同以俟他日之誅也

楚志在滅蔡不在討賊顧論當時事勢滅蔡較難

于滅陳者故先誘其君殺之而後舉師圍之耳上書誘蔡侯般殺之下書圍蔡總著其所爲滅蔡者非與其討賊也

楚討中國之賊四殺夏徵舒也執齊慶封也執公子招也誘蔡侯般也而書法各不同春秋之權度審矣

楚虔欲滅陳久矣幸陳亂而無君也故先滅此而後行執殺以逞其威欲窺蔡亦久矣慮其君之固守也故先誘殺而後加攻圍以肆其暴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成風定姒其來久矣

大蒐于比蒲

三家不聞君夫人之喪乎簡車徒以大蒐僭上耀武不知其意欲何為者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邾倚齊魯倚晉仇隙深在成襄之閒自同盟重丘後邾君始來朝魯亦會其葬乃始相解耳今兹之會盟豈亦修此好乎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此會將以救蔡曷爲其弗克也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憖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天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稱師稱滅稱執稱以歸稱用之總是著楚虐之暴惡然中國諸侯安在哉上書厥憖之會而下書滅蔡之事春秋蓋有深痛者

蔡世子自四月被楚圍以至于今蓋八月堅守矣

中國曾無一救者至爲楚執以歸用之是孟子所謂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是之謂世子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三年北燕伯出奔齊六年齊伐北燕納之不果伯蓋播越于外十年矣今藉齊力强納之于陽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魯使卿共平公之葬故宋元即位遣使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家氏曰魯受莒之叛人叛邑敗其師伐其國又取其地然皆季氏之所爲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爲所卻豈晉之諸臣曲爲季氏之地公有辭而不能以自伸歟

五月楚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虔以猜忌信讒殺無罪之大夫故書法如此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按左傳公子慭聽南蒯之言欲謀季氏故從公如

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慭還及衛聞亂而奔齊則慭之奔以季孫故也然季孫豈可輕謀哉輕謀不能去而反以禍其君則慭之罪也故以出奔書

楚子伐徐

徐吳之姻國也楚子疾吳故伐徐以懼之則其恣肆無道甚矣故書子稱伐以著其取禍之速

晉伐鮮虞

晉荀吳僞會齊師假道鮮虞以伐之故春秋稱晉伐鮮虞以狄之蓋罪君臣無中國之志也齊慶封

陳公子招蔡侯般此非弑逆之賊中國所當亟討者乎晉不知討而使楚虔得假此以威懾乎中國及其滅陳滅蔡又不知救以伸中國之義舉而反假道以伐鮮虞爲徂詐之事失中國之體則亦夷狄而已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大夫不知有諸侯則家臣不知有大夫此自然之理也季氏於此時尚不知省乃猶以師取之書曰叔弓帥師圍費見季氏自命叔弓自整師旅自圍已家臣之叛邑者而不知有魯叔弓亦但承季氏

之命帥季氏之師墮季氏私邑之臣而亦不知有
魯而魯君亦曰此季氏之事而不問其所爲帥師
所爲墮費者是可嘆也已矣
費本季氏私邑家臣據費以叛致帥師墮之若敵
國者然是可見向來之專擅有所以致家臣之叛
者又可見今日之師墮有不足以服家臣之叛者
不書叛但書墮不書克皆有深意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此書法極有分曉公子比奔晉十三年本無弒虔

自立之心也唯是棄疾聽觀從之謀先召比于晉脅立之然後爲篡奪之計耳斯時也比能守死不立豈不同曹子臧魯叔肸之節哉乃不能斷而爲棄疾之所脅則比立于楚而虔不得不縊于乾谿矣書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著虔之所以縊由比之立也然棄疾豈誠欲立比哉以己幼次于比非先立比不足以服國人故脅立比以逼虔耳虔死而可自逞矣由是使蔓成然以王至嚇之以致其自殺書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著比所自殺由棄疾之謀也合二條共觀楚

之情事若親覩而親斷之者書法極有分曉

立比所以殺虔虔殺虔又以殺比棄疾眞大惡人也虔雖簒弑之賊然賊可討不可代代之則亦簒弑之人春秋之義所不容也

楚肆強暴於南國残虐小邦淩蔑中夏罪惡上通于天故虔弑於比比殺於棄疾骨肉自相爲殘耳春秋並書公子正著楚夷之惡無復人道所以爲世大戒也

公子比分明爲棄疾所脅然一貪爲君之利則弑君之罪自不可逃然棄疾隨殺比自立則其罪又

有甚焉者故春秋以弑君之罪加比之身而直以
殺比之罪誅棄疾之心也是爲夫子之筆
虔比皆弑君之賊而一書公子比弑一書公子棄
疾殺皆誅其所爲殺之意不與以討賊之辭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平丘之會何爲者以諸侯之皆貳也欲聯諸侯之
貳以德乎以威乎不修德以感召而徒示甲兵之
威即大合十三國之君而臨之以天子之老其可
以服人心乎自此會盟後而晉不復振霸業之盛

懲有以夫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晉楚爲成後晉君臣自謂弭兵無事婾惰苟安無復自強之志楚由是竊主夏盟虎視中國晉君臣鼠伏而不敢出幾二十年今楚虔罪盈惡甚自底殺亡晉昭復爲會于平丘苟能號召以討楚弑逆之亂豈不足伸中國之威乎而乃誇甲乘恐懾諸侯即重之以天子之老秖足以辱此盟耳春秋于會平丘後再書同盟于平丘蓋深著此盟之爲可羞耳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信邾莒之訴絶兄弟之歡卻會而不使盟又執其臣以歸是晉之過然邾莒之事魯安得辭其責乎與會而不與盟其臣又爲所執蓋亦辱國之甚矣春秋書此罪魯為甚而非專罪晉也敢問高明

盟曰不與若公自不與焉者以全魯耳其實公何以不與也則譏在矣

不與公盟亦過矣又執其臣可乎稱人稱執稱以歸皆以甚晉

季孫意如之專擅罪在不赦晉君臣只宜明數於

會盟之時使魯君歸自治之以為諸大夫戒是為
伯討
公至自會
與會不與盟臣且見執辱甚矣書至志辱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高氏曰楚靈不道暴滅陳蔡而平王始依陳蔡之
國藉以發難今既得位遂復陳蔡以報其功暴靈
之惡而歸恩於已以悅中國春秋不言歸自楚者
見二國之復乃自當復非夷楚得滅而復之也
常山劉氏曰陳蔡者先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

復也故書爵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楚平分明假繼絶之事以暴靈之惡見巳之恩故春秋但書如失國之君而自復之辭以存中國之體遏夷楚之專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侯廬一歸國遂舉葬事故特志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不與平丘之盟辱甚矣歸不知愧自奮立而旋託躬朝之禮如何不爲所卻哉

吳滅州來

成六年吳入州來至是取之經書滅甚之也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不消說晉人不是春秋魯史也先自治後治人請問意如何以爲晉所執又何以見釋而至自晉此方是夫子春秋之旨觀意如上去季孫二字自見得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著丘公不能訓其子郊公臨喪不慼國人弗順其所善意恢爲公子鐸等所謀殺故春秋書爲累上之辭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

春秋於遏於餘祭於夷昧並書其卒爲下文吳弒其君僚起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記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莫重于祭

大夫卒可以無告然當祭之時大夫卒于其所不可謂無知也可無殺于禮乎經書云云蓋善其通于禮之變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甚矣讒人之可惡也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曲爲計以奔之然朝吳既已存蔡則亦可以已矣而何不能自决哉書出奔蓋不獨罪無極併以譏吳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何念念不忘鮮虞哉十二年荀吳假道而伐之

今又加伐焉即待其食盡而後取然終爲貪得之
師也

冬公如晉

十三年平丘不與盟至冬如晉不見納今又往朝
不以辱爲恥魯幾不能國矣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當時晉不能遠略以齊之强務修德政糾合諸侯
即可復霸也乃區區爲伐徐計得賂而即反其志
不亦卑哉書爵而稱伐固非所與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誘而殺楚故事也以夷誘夷故不名然楚子與戎蠻子並稱亦戎蠻而已矣非謂平勝于靈也

夏公至自晉

去冬如晉爲晉所止今始得歸困侮甚矣書至所以志辱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前年被執今往共楚事不知耻也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三年來朝今再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郯子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據左傳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于雒與之塗荀吳帥師涉自棘津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則此亦非堂堂之師也且晉何好爲此師哉即好爲師中國豈無可討者何必越周滅狄以爲快哉經書師師書滅蓋深罪晉之淩虐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天文大辰爲心 心爲明堂天子之象氛祲可得而犯乎有星孛于大辰不知其事應當何如者春秋特書所以警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吳爲仇久矣先年吳嘗敗楚于鵲岸又敗楚于房鍾不書但書楚伐吳而已於是始書戰言吳楚敵也蓋吳自滅州來後勢益張非復昔日之吳而楚方信讒荒淫亦非復昔日之楚自此以往吳滅巢滅徐駸及于楚而柏舉之戰且入郢而楚幾不

能存識者蓋於是戰而知其必至此也春秋書楚人及吴戰于長岸蓋深罪楚之挑禍於吴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四國同日而災是爲大異春秋特書之

六月邾子入鄅

按左傳云云邾亦惡矣書爵稱入所謂目其人而罪之也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是時楚荒淫自恣不在諸侯故因許畏鄭自葉而遷于白羽書此所以著楚之日偷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宋之伐邾雖因向寧之請然當時無伯視邾子入鄅事放恣殊甚不可無宋元之討也故書爵書伐以錄其事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許世子止本無弑父與君之心但悼公飲世子止之藥而卒不可謂非弑之事也張氏謂商臣蔡般之弑即律之所謂故止之弑其父即律之所謂過

過與故心雖不同而春秋之文一施之者以臣子之於君父宜慎之又慎不可偶一過焉而為弑之事也

己卯地震

經書地震者五昭公之世再見焉地道也臣道也皆宜主于安靜震動則失其常是在君人者以德銷之而已昭不知省及于難有以夫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景有爭伯之心因莒不事已故為此師然恐非所以令天下者

冬葬許悼公

悼公書弒著世子止有弒君之事是謹嚴春秋悼公書葬明世子止無弒君之心是忠恕春秋

或問蔡般弒景許止弒悼皆書葬同乎否乎曰其弒異其葬烏得而同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出奔未有書自者此所書自又不與華亥等自宋南里出奔同無傳不敢妄擬但據諸儒云會係子臧之子鄸係子臧所食之邑則其所出奔繫曰自

鄭或如劉歆有罪待放之說較他但書出奔者或稍異耳若曰爲其父賢之則吾不信也敢問高明以臧武仲之知猶以防求後于魯能自鄭奔宋蓋賢於臧武仲遠矣然特賢於臧武仲耳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盜不足責矣縶既以惡疾不能君致國其弟乃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致盜之殺是亦不能無罪也若靈公受國其兄且俾之預政而又不能防閑其毋豫制其禍亂使盜賊竊發兄死身危幾亡其國可謂君乎書盜殺衛侯之兄縶蓋深罪衛侯也

齊豹所作不義便是盜故春秋不書人而書盜蓋
明以盜指豹非以盜加宗魯也若仲尼稱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又只就宗魯一人論非可混紐入春
秋之書法也敢問高明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元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致華向誘殺羣公子爲
亂刼取太子爲質公亦取華向之子爲質幾不成
國矣今又不忍其詢殺華向之質而攻之三人者
因出奔陳奔者固罪不容誅所以致其奔者寧獨
無罪乎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通嗣君也然據左傳云云霸者之臣來聘全是責求禮物而略無結好之意自是聘不復志矣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華向出奔陳未嘗忘宋也宋元又信多僚之讒致刼司馬召華向等藉陳之力入國門以叛逼脅其君亦已甚矣然宋元信讒致叛之罪又可逭乎經書三叛人而必繫之宋煞有深意在也

奔于陳陳納之非也而且助其力故書自陳入宋
罪陳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無極取貨行讒令國人出其君朱而立東國即朱
奔楚楚平亦不能主是爲可恨然朱不能自立而
出奔亦不能無罪也故繫以失國之辭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晉以將伐鮮虞故辭公經再書至河乃復

著辱之辱也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前年高發帥師伐莒矣今齊侯又親往爲伐莒則何罪哉故春秋目其人稱伐以著其甚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華向罪不可言然宋何以不討而致其逸楚何以請受而納其叛同盟諸侯何以怠戍而請其出此眞所謂亂世之事也讀之可爲長嘆

大蒐于昌間

八年秋蒐于紅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今春又大

蒐于昌間臣執政于下而名分之不明君尸位于上而紀綱之莫問而唯蒐田之是務此春秋之所爲屢書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太子壽卒已立王子猛矣又寵子朝欲立之故至于大亂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如京師會葬太早可知其不成禮矣

王室亂

書曰王室亂王室自亂也景王已立子猛復寵子

朝使其因舊官百工之喪職者及靈景之族以作亂其誰致之耶幸劉子單子輔王猛以周旋猛卒又幸晉藉談荀躒輔敬王以居守雖尹圉立子朝而終莫能奪耳然五年之間干戈相向迭勝迭負蓋已不成紀綱矣亂必自本始未有本亂而末能治者欲弭内亂者尚先正國本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此書居于皇與下書居于狄泉同一居字乃知猛後于景天下未嘗一日無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以左右之也景王巳立子猛而子朝不逞謀爲簒
逆斯時也全仗劉單爲之左右耳苟非其人王猛
其何以自立哉書稱翼爲稱股肱皆左右臣鄰之
義所謂以也春秋一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再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蓋幸當時有若
人左右王猛而王室雖亂可藉以復底于平也後
儒不知大義乃謂二子挾天子以令諸侯而專國
柄曰以者不以者也可不爲大舛哉敢妄訂以正
高明
或曰子謂以王猛以字爲左右其君是矣然下文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分明謂以爲不善

也子曷以解乎曰夫子嘗言之矣覘其所以以固

有善不善者非謂以即爲不善字面也

王猛居于皇而晉師復至故入于王城暫次而書

居者無地不可居也本納而書入者無入不自得

也公羊謂入爲篡辭又曰内弗受然則天王入于

成周亦篡耶内弗受耶胡不知義之甚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王猛已王矣未踰年是以不稱天王稱王猛必以

名者别子朝也

王猛本王矣未踰年不可稱天王又不可同諸侯例而稱子故稱王子而書卒曰王子猛者猶子般子赤而皆名之也

生名之別此爲王猛也不同於王子朝死名之別此爲王子猛卒也不同於王子朝之死而不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據左傳魯取邾城翼之師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然細詳下行人二字當是叔孫舍自往修聘晉人因邾子之訴執之也敢問

高明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晉執叔孫舍若爲邾伸伯討然范鞅求貨使請冠焉則當時之伯討可知矣高氏曰晉雖以取邾師爲罪而執行人其實則爲士鞅來聘以魯爲卑巳故也勘得極透

晉聽邾人之愬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舍以周禮爭乃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示必死又不與又郤范鞅之求貨止申豐之行

貨其真無愧於使命哉書晉人執我行人蓋罪晉執非其罪也

晉人圍郊

當時王猛卒敬王立子朝猶爲不逞晉爲伯主宜躬率諸侯戮力王室乃徐遣大夫圍子朝之邑非勤王之義也故稱人書圍以著其罪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前年費[illegible]極取貨於東國而逐朱今東國因朝而卒于楚唯知求貨賂耳寧顧其失國及奔疲于道路耶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莒郊公居喪不慼國人弗順庚輿因此隙也賂齊以入郊公奔齊今庚輿殘虐不仁爲國人所逐而奔魯郊公復入莒天道哉經書來奔罪奔者併受其奔者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伐州來六國皆帥師從楚與吳戰吳敗六國之師胡沈之君陳之大夫皆没于陣故稱吳以狄其國而書敗書滅書獲不一而足見入春秋來未有

若吳之禍中國者

天王居于狄泉

王猛卒弟匄立是為敬王時王子朝據王城敬王未至京師故就所居之地書曰天王居于狄泉居狄泉者稱天王則狄泉而外不得謂之王矣此春秋書法之謹嚴處

猛居于皇敬居于狄泉一也何一不稱天王一稱天王猛立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王也敬立在踰年之後曠年不可無王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立王子朝立之爲王也然獨尹氏所欲立耳

非通天下之人之心也故書法若此

衛人立晉通衛國之人皆欲立而立之也尹氏立

王子朝獨尹氏一人欲立而立之者也若王子朝

者蓋尹氏之王云爾此見尹氏不知大義得罪于

天下處

八月乙未地震

據左傳所書則此地震之變不獨一魯而已者此

非細故之應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是時叔孫舍拘囚于晉未有釋意昭公此行本欲請舍而中懼晉之不見納故託疾而返春秋因書之冊蓋責其安于屈辱不知恥憤以自強也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以有疾乃復書之冊其恥益以甚矣傳云殺恥吾不信也敢問高明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丙戌仲孫貜卒

此孟僖子也僖子知夫子之聖命二子從學得列聖門亦魯國一人哉

叔孫舍至自晉

書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書意如至自晉書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書叔孫舍至自晉春秋抑揚予奪之意自別于書法之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按巢本小國文十二年楚人圍巢取爲附庸實邑之也吳滅州來楚不自儆備乃爲舟師以略吳疆致吳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是亡郢之

始也書吳滅巢著吳之暴橫然楚實有所以自取之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按左傳叔孫舍如宋聘且爲季孫意如逆婦前年舍在晉何等氣節今日卻乃有此事

汪氏曰季孫行父之如陳公孫茲之如牟嬰齊之如莒皆因聘而娶託公命以濟其私然皆自逆其妻也今意如遣公室之正卿爲巳逆婦專恣甚矣昔也討私邑使公室之卿圍之今也娶巳妻使公

室之卿逆之名雖爲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尚何待
昭公孫齊而後爲專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王室之亂於今四年矣晉頃曾不知恤今始爲此
會又但合諸大夫以謀曰明年將納王夫王室如
是其急而可坐待明年哉書曰叔詣會晉趙鞅云
云蓋深病當時之無霸也傳所云恐未得春秋書
法之旨敢問高明
齊桓盟首上以定王世子鄭晉文誅叔帶以逆襄

王皆霸者義舉晉頃承世霸之業昏庸怠惰畧弗克振黄父知謀納王不躬率三軍以造于京師直待明年遣大夫將兵候王室將定而竊其功愧于桓文亦甚矣然是時政權全歸六卿頃亦贅旒耳不足深責也

有鸜鵒來巢

人反德爲亂物反常爲妖天地之氣以類相應禽鳥得氣之先而著此反常之象其譴告人君蓋甚微而著矣此春秋所特書以示儆也

本無而今有曰有且鸜鵒不能巢而巢故特書志

異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雩本爲旱而禱然事天以實不以文况可凟禱乎

書曰大雩又雩蓋譏非所以弭變也

記曰祭不欲疏亦不欲數一歲二烝一月二雩皆

數也非禮也

春秋志日皆以支干此何獨書上辛季辛也諸儒

未有論及不敢妄陳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昭公分明爲季孫所逐書孫存體也

公意本欲往齊而未即至齊姑次于陽州以待命

汪氏曰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專任以聽其言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遽信羣小之言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螂之臂以當車轍其不爲曹髦之刃出於背者幸而免耳

齊侯唁公于野井

弔生曰唁魯侯失國而出奔豈不可唁然以齊大國之力執辭以伐季氏豈不可哉不爲救災恤患之實舉而但爲慰安問弔之虚禮何濟于魯也汪氏曰公孫于齊求齊之援也次于陽州俟齊之命也齊侯唁于野井以唁爲名拒公之適已也極勘得明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當昭公謀伐季氏時叔孫舍往闞不聞聞則必止其伐無孫齊之事矣及歸謀納公又爲季氏所賣祈死以遂志此其賢足錄也故春秋書時月日以

志其卒

春秋賢臣憂國而祈死者范文子叔孫舍二人而已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家氏曰齊晉二大國坐視季氏逐君恬不知省而宋元特爲此行將以其前日逐華向者而討魯之强家非視天下之惡猶己之惡豈能及此春秋書其卒于行録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齊侯取鄆何爲者將以處公也不思爲納公計而

但爲處公討豈魯昭孫齊初意耶書爵書取非予之蓋目其人以示貶也

齊何以取鄆之易也季氏深結梁丘據必不納公于魯而又不可居公于齊故陰使取鄆而陰授之俾齊侯以此居公可以安其身耳此齊無帥師魯無拒禦若探囊而取之易也不然而何後之圍成者魯終拒而莫能取耶甚哉季氏之神奸也

此條專罪齊侯若魯昭不君已貶在孫于齊之日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次于陽州齊侯唁于野井未嘗至齊也何以云至自齊原公之意本欲至齊且陽州野井亦皆齊地也曰至曰居存國之體猶若平日行反而告至居位以君國也云爾但居于鄆則非其所然不得不據實以書也

家氏曰居于鄆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猶書至書居所以存魯君而抑強賊也自是每書至書居凡五見焉及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國臣民之望也鄆魯地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

在

夏公圍成

成魯之成也公之成也何以親圍之而若一敵國耶公在國不能撫民以見德居鄆又不能自克而思振乃藉齊公子鉏之師從之以圍一邑豈所謂旋國復辟之策哉故經書公圍成以示貶若季氏不臣逐君出外而致其圍成齊侯不修方伯連師之職而但使公子鉏帥師從公以圍成則又當擬在公圍成之後不得槩舉三罪失夫子書法之本旨也敢問高明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此盟主自齊侯謀納公也然三年而無成猶然居鄆而已矣則齊侯惑于梁丘據之一言耳雖然事雖不成而名義爲正故各書爵書會而書盟

嘗觀季氏逐君之後凡鄰國卒葬之禮無所不周到而況其生者不知若何彌縫若何承順而至其所尤用情者在齊晉二大國之君而尤深固結於二大國之臣若梁丘據范鞅又其所謂腹心密友也是以齊晉二國君雖或念及輒以一言而撓沮嗟嗟魯國不幸生出季氏神奸而據鞅神奸又表

襄二國以爲助此眞所謂亂世也與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自會而至書若平日是春秋大義所以存君而厲忠義之心銷亂賊悖逆之惡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當時子朝尚據王城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則與于居于狄泉矣曰入者自有而自入之也是辛之之辭不言晉者王室亂在二十二年晉不即逐子朝之黨而安定之二十三年一圍郊而

亟還坐視成敗踰五年然後興師納王其功不足錄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天王一入成周人心自知大義所繋王子朝不得復據王城矣尹氏召伯毛伯乃扶之奔楚簒賊莫容于世而惡黨附之以逃竄蓋總欲苟逭天討耳書之冊可爲不正而謀簒不義而輔簒者之大戒

左傳定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是結案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初時公孫于齊冀齊之納已也齊侯唁公于野井

分明假虛禮爲拒取鄆以居之耳既會鄆陵若爲
納公計者而實無納之心故不果納今公之如齊
猶初志也而齊之謀魯亦猶初志也故旋返復居
于鄆耳春秋詳書之冊譏昭之不智罪齊之不義
也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殺僚者光也胡稱國以弒光諸樊之冢嗣壽夢之
嫡孫也壽夢父子諸樊兄弟欲致國季札而不可
即當立光以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光而立僚故僚
之弒不以光首惡而歸罪於其國之大臣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據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無罪也鄢將師比費無極讒之令尹子常而殺之是可憫也故書以累上之辭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此會士鞅雖以成周令實謀納公也然其所謀納公者取季氏之賂耳季氏之賂至則公不果納矣是本不足書者而猶書之册以初有成周之令且罪當時之所爲會者實以濟權奸貪得之私也

王氏曰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丘據士鞅之奸與季氏表裏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家氏曰庶其畀我來奔季孫宿始納之今邾快來奔季孫意如復納之宿意如世濟其兇不君其君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快邾之賤者不足錄也春秋所以錄之而

無所置誅季氏之無君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之復如齊也其猶有望納之意乎齊無納公意

而且殺其禮此復返居于鄆將爲如晉之舉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一年再如齊皆不見禮故不得已如晉次乾侯

以待命然晉士鞅受季氏之賄賂不爲意焉視齊

取鄆圍成之事又不逮遠甚所以復居于鄆鄆潰

而終在于乾侯終薨于乾侯也可嘆哉

向未孫齊時五如晉至河乃復今已孫于齊居于
鄆晉肯爲禮哉秪自取辱而已矣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詳書曹伯滕子之卒葬見季氏在國一無失禮於
外所以自蔽其逐君之罪且使鄰國不能致責于
我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

唁公

書公至自乾侯居于鄆猶然存在國之禮也蓋亦可悲矣

唁虛禮也然齊侯始唁于野井猶有一分恤患意今使高張來唁分明致其譏誚耳而且比公于大夫則恥辱之加猶甚焉國君不自立一至於此此春秋詳書以志慨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上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今年春返居于鄆晉之情可見矣復往何爲哉自是次乾侯一年不見納直

至鄆潰而終止于此是可嘆也
春秋書諸侯出奔未有若此之狼狽者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鄆本魯邑何待取而居民爲君守何至潰而散此書鄆潰正與前書齊侯取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相照應統是著昭公無德以撫民故出奔狼狽之一至此耳鄆之潰民自潰也或謂意如間公如乾侯誘其民而使之潰是不然夫苟昭公之德澤誠足

以固結其民則雖誘之使叛其誰從之蓋意如罪
惡在公孫齊時已不勝誅不必又坐誘鄆之潰以
益其罪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前歲首不書居鄆者鄆猶魯地公居鄆猶居魯也
去年春如晉次于乾侯亦曰暫止之辭耳猶以鄆
爲居也鄆潰無所入羈旅他國居非其所故書在
乾侯以繫臣民之望若曰季氏雖無公然公猶在
乾侯也云爾此夫子特筆以存人道之大倫處朱
子綱目於唐武氏之簒位每歲首書帝在房州深

得此書法之旨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葬宋元公葬晉頃公皆三月而葬何亟也是時昭公播越在外凡會葬之禮季氏專之宋元曲棘之行專謀季氏季氏不爲讐而葬之亟晉頃不納公而黨季氏季氏深爲德而葬之亟即他喪葬亦皆盡禮而使無生心焉此季氏之所謂神奸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書吳滅徐著吳暴滅人宗社之罪書徐子章羽奔

楚著徐子不死其宗社之罪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據左傳晉侯將以師納公蓋晉定見昭公淹恤于其國亦有哀之之意無奈范鞅與季氏表裏巧言於晉定之前而私焉於季氏必要其來以受其無咎則季氏之練冠麻衣跣足甲辭以伏罪皆范鞅教之也荀躒亦墮其術而不察耳書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不能正其罪而且列之會昭公又安望復返其國哉晉君臣黨惡之罪蓋不待貶

絕而自見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荀躒既會意如于適歷又承晉侯命唁公于乾侯

曰唁分明弔其不得返使安居于此地也不恤見

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孤其君汲汲求哀之請

晉亦豈成爲國哉終爲六卿所分有蓋巳兆唁公

乾侯之日矣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此與庶其牟夷書法同季氏專國邾快黑肱相繼來奔聲應氣求其然哉

黑肱何以不繫之邾也黑肱無邾也黑肱無邾來奔季氏無魯受其奔此書法去邾之深意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公在乾侯困極矣何復能取闞也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闞者魯人以闞與公而公取之也此說似得之然是時季氏專國魯人安得而與之愚謂此季氏之意耳始

也私通于齊之用事者而委之鄆茲私授于己之用事者而委之闞總之供其老死而已矣此季氏之神奸也然不能逃夫子之明見故前後皆下一取字

夏吳伐越

此夷狄相攻事不足錄然吳方滅州來滅巢今又伐越行將入郢為黃池之會主盟中國而終又為越所滅春秋將終其事不得不錄其始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

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周自東遷來世居王城敬王以王子朝據居王城故入成周以號令天下今子朝雖奔其黨尚在敬王不欲居王城而病成周之圮惡也又不可嘗勞諸侯之戍故命復城之於是諸國之大夫胥往供此役春秋特書之冊蓋就事以紀其實也

就王者論似不宜動天下之衆築千雉[illegible]然就當時論非城莫可守而天王猶能命諸侯諸國之大夫猶趨命以供其役是猶有可紀者似不必深責其他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廬陵李氏曰昭公在位二十四年居鄆五年客乾侯三年乃魯國衰惰不振之君也當其初年居喪無慼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立國立身之本皆失矣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鄆而不能正納牟夷而不能郤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了不知警舍中軍蒐于紅軍政諉失而不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何以保其國哉當是時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

泆爲輔車宜昭公之不入也